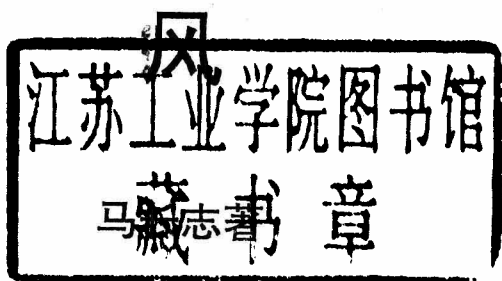




風

马长志

广州出版社



广州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赵辛予

封面设计 梁明明

〔青春之旅〕 风

马长志著

广州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

广东省永恒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30 印张 50 万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2-252-7/I·80

定价:总 37 元 本册:10.00 元

内容提要

青年蔗农欧翠云患了麻风病。但她讳疾忌医，拒不入院还逐打医生。她四处求医，受神棍欺侮，精神崩溃而送精神病医院，惹起一场风波，后转入麻风病医院。不幸她因感冒引发“麻风反应”。麻防医生陈金燕采用新疗法解除了麻风反应对她的折磨。但可恶的麻风杆菌侵犯她的神经，并发了“兔眼”畸形。精神病科医生欧诚龙费尽心机，求助于病人的未婚夫——现役军人的情书，减轻了病人的心理压力，病情迅速好转。

麻风杆菌以强大的魔力侵害社会的末梢神经。翠云节日回乡备受诋毁、歧视和凌辱。邻居诬她为妖、亲母不谅、未来家婆撕毁婚约。在这黑色包围圈中，她悲愤、绝望而自杀未遂。

翠云的麻风、精神两病均愈，兔眼被矫正。景球复员了，但他面对愚母的反反对；能干、多情的乡长女儿的追求；美丽、痴情的军护士的纠缠，他如何选择终身伴侣？结局如何？情节曲折，设伏巧妙，给人以意想不到的结果。

目 录

第一章	山盟海誓	(1)
第二章	“特别监狱”	(8)
第三章	水乡被逐	(14)
第四章	四处奔波	(41)
第五章	奇洲渡上	(54)
第六章	良山风波	(60)
第七章	岛上风雨	(79)
第八章	社会效应	(114)
第九章	成人之美	(121)
第十章	水乡风云	(134)
第十一章	“公主”多情	(146)
第十二章	“小鸟”痴情	(162)
第十三章	绯闻前后	(179)
第十四章	为了情缘	(202)
第十五章	心理疾病	(212)
第十六章	水到渠成	(222)
第十七章	荡涤世俗	(238)
尾 声		(246)
后 记		(251)

第一章 山盟海誓

太阳西沉了。

一个粗眉大眼的少女，黑里透红的脸庞，焕发着青春的秀气，扛起泥庠，踏进蔗间小径，迎着晚霞，迈步走回家。

她叫欧翠云，芳龄未满十八，阔口大面，身材肥硕。她为人爽直、欢愉。她很能干，什么农活都不比男人逊色。她长着一双牛角辫，显得有点粗犷。

初更时分，她换了一件天蓝色的衬衫，踏着淡淡的月色，去会她的情人。

她的心上人叫欧景球，刚满 18 岁，虎背熊腰，国字脸。他为人耿直、暴躁。火气一起来就瞪目挥拳，但瞬间收起火气，向人赔不是，像是闹着玩的。他和她一起长大，一起进小学念书，一起上学、放学，一同玩耍，一同做功课。一次，她向他请教一道练习题，他无端训了她一句：“你这蠢猪呀！”边说边挥手，像要打她似的。手刚伸出，瞬又收回来。然后赔着笑脸说：“阿翠，我来教你！”顽皮的男同学欺负她，他会挺身而出，处处维护她，像她的保护神。因此他们从小孕育了真挚的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感情由积累到升华，最后演变为爱情。半天不见，像失落了什么似的。他去趁圩，她跟着去，真是形影不离。他们那种爱恋绵绵，达到了情感交融的地步，令周围的青年男女赞叹、羡慕。

农村人谈恋爱自有好去处，它不是公园中的花前，也不是

酒巴里的灯下，而是塘边蔗地。

她在蔗间小径，迎着淡而明亮的月色走着。两旁蔗林迎着晚风摇晃飘荡，蔗叶碰击着蔗叶，发出轻柔的、有节奏的音响，像演奏着生活的乐曲！她来到一口大鱼塘的埠头，埠头是由两条长2米、阔40公分的石板砌成。石板的一端放在塘边的泥土上，另一端伸出放在四根木桩上，埠头是放鱼饲料用的。

他在埠头边等到了她。他离开埠头，拉着她的手，钻进蔗林深处。他剥了几条蔗壳铺在地上。他们坐下，依偎着。他搂着她，她接受他的爱抚。他对她说：“我决定去参军！”

“去吧！为了你的前程。”翠云说，“啊，也是为了我们的前程，你去吧！”她把自己的命运和景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可是，”景球说，“我们就要分开。”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会很快在一起的！”翠云爽快地说，“大丈夫，保家卫国，为了革命的利益，哪顾得上儿女私情！”她从大队长那里学到了这些政治词语。

“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他说，“但为了终身的幸福，暂时分开也是值得的！”

景球向翠云提出“过文定”。翠云理解他，她同意，说：“过了文定，你要安心去参军，我永远等着你！”她的语调是那么坚定，她那晶莹的眸子没有半点犹豫，也没有半点狡诈。她松开他的手，转过身，凝视着他。景球有点迷惘，她移动唇片，他轻柔柔地吻着她，她搂着他，疯狂地吻。他们吻着，两颗心紧紧贴在一起。她几乎窒息了，吁了一口气，随后说：“你这个未来军人呀，现在都70年代了，还来‘过文定’这套旧俗干什么？！”

一时间，他无言以对。

“过文定”是当地的一种订婚习俗。

抗战前，顺良县蚕桑很发达，农民也很富裕，过文定是颇隆重的。男方把新郎的生辰八字连同礼金、礼饼的数量写在大红纸上，由媒人交与女方家长，女方接受大红清单，就表示同意。再由双方商定吉日，先祭天地，后祭鬼神、祖上，由媒人选一个壮年人担六大盒礼饼送到女家，同时交部分礼金。女方收后祭神，祭祖，并把未过门的新娘的生辰八字交媒人送给男家，这就叫过文定。有钱人家过文定也摆摆筵席。

过文定有如现在买卖落定金，媒人有如现在的经纪人。过了文定，男不能另娶，女不能另嫁。这是从封建买卖婚姻演变而来的。过文定也带有重男轻女，歧视妇女的色彩。过了文定的女人，生为男家人，死为男家鬼。过文定后女死了，男方可以另娶，但仍以女鬼为大。续娶前要先迎“娶”女鬼，续娶的新娘称作“填房”或“继室”。过了文定而未成婚，男的死了，这叫做“倒写茶”，倒写茶的女人，终身要为男方守节，否则谓之不贞。过了文定是不能取消的，但如果一方患了麻风病则例外。这些封建习俗越冲越淡，抗战爆发后顺良蚕桑业一落千丈，民不聊生，谁顾上行旧俗？土改和“文革”更冲淡了旧思想，因此，行过文定的人越来越少，个别也很简单地循循旧例而已。

他们浸在爱河中。晚风吹拂蔗林，沙沙作响。月光透过拂动着的蔗叶，洒落在他们的身上，像是窥视他们谈情说爱。她忽地又问道：“是你妈不放心我吗？”

是呀，过文定是拴住女方的一种最佳办法！

经过兵检，景球符合参军条件。去还是不去，是人生路途上的重大选择。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更是如此。农民的工作和生活都很艰苦，谁心甘情愿的当一辈子农民？但一个蚁民，又有什么办法！父亲是农民，儿子也只能是农民，儿子的

儿子亦只好当农民啊！要农转非，一是靠权贵，走后门；二是靠真本领上大学，毕业后自然成了国家干部；三是参军，军营是一所社会大学，复员后多数当了工人，少数的转为干部，留在大队的，也会捞个一官半职。但老人有老人的想法，一怕国家发生战事，怎么办呢？二怕儿子远离家乡，未过门的儿媳会变心；三怕复员后还是当农民。不是吗，文化大革命，大城市的知青下乡当农民，复员军人也只好当农民。天晓得几年后会怎么样呢？于是母亲曾向儿子提出：“你还是不去参军吧！”

景球听了，一下子火气就来了，右手握着拳，咬着牙，向母亲粗声粗气地说：“不去参军，你要我一辈子当农民吗？”麻脸老妇人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但又提出先娶媳。他反问道：“结婚，结婚，公社能给我结婚证书吗？”既然未到领结婚证年龄，因此老妇人提出先过文定。

奇怪，这样一个固执、守旧的老妇人，怎么会赞成同姓通婚呢？

当地，曾经禁止同姓通婚。同姓是兄妹，兄妹相恋谓之乱伦。据传说，清初有一对姓欧青年男女相恋，双方父母坚决反对，他们便往他乡谋生。女的产下一个似人似兽的怪物，没几天，小生命夭折了。又过了一年，她又产下一个无脑的软骨儿，刚满周岁，又夭折了，后来她抱了个痴呆儿子。因儿子的拖累，他们生活得很艰苦，在求生无望之际，只得携子返家，祖母怜悯，收养他。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刹时祸福。事有凑巧，祖母触雷电暴死。族长又突发半身不遂。一时间流言蜚语四起，同姓结婚，天庭发怒。夫妻遂抱子上了农艇，划至江中央，抛子落河淹死，随后自捆绳索，一起滚进江中，自溺身亡。从此，谁也不敢同姓相恋、结婚。历史，漫长的历史冲淡了人们的意念。百

年后，又有一对男女相恋，族长令人把他们拿下，强拉入猪笼，笼口捆以绳索，抛落河里淹死，这是一出人间悲剧。浸猪笼的族规就一直沿袭下来。

麻脸老妇人赞成景球娶同姓的翠云，还得从土改时说起。土改工作队进村，除积极推行土改外，还大力提倡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自由恋爱对穗桑的传统观念冲击很大。偌大的穗桑，除嫁入的妇女外，清一色的姓欧。均沙乡姓欧的有几万人，农民的交际狭窄，既要自由恋爱，又不准同姓结婚，实在是难啊！当时欧浩忠与欧秀仪相恋，也遭双方父母反对。但在土改工作队的支持下，终于冲破了同姓不能结婚的禁锢。秀仪是个贤淑之人，颇得公公婆婆欢心，家庭和睦。不久，秀仪产下一个滋红肉润的婴儿。路是人走出来的，有人先走，就有人跟着走。现在同姓结婚已是司空见惯。说来也奇，这些同姓结婚生的孩子，全都是健康活泼的。土改队大力宣传近缘结婚的害处，人们相信，便自觉避免近缘结婚。但对同姓结婚者，谁也不再敢说三道四。因此，麻脸妇人廖悦英也不反对儿子与翠云相好。

再说呀，娶媳不但要了解对方的为人，也要了解对方的整个家族，所谓要查三代啊！如果三代中有人患麻风，这妇女是不能娶的。翠云近在咫尺，知她的为人，对她的家族了如指掌，是不用再查的啦。儿子景球与翠云结婚，正合她的心意。儿子要参军，那只好用过文定的形式拴住她的心。

他们沐浴在爱河之中，翠云侧身躺着，头枕在景球的大腿上，景球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脸部、秀发。翠云柔声地问：“你找谁向我爹妈提亲？”

行过文定就是循旧礼，旧礼是要明媒正娶的。现在时兴自由恋爱，不但没有媒人，连介绍人也没有，尽管如此，也要临时

找相熟的人顶媒人的角色。景球听了她的话，就以征询的口吻反问道：“你说呢！”

翠云是个不知愁的人，被这一反问，忍俊不禁笑了，笑得很开心，带着诡秘的色彩，低声说道：“这是你的事呀！怎来问我？”

“是我的事，也是你的事，你说吧！”他恳求地说。

“你三姨最合适！”

景球的三姨是他母亲廖悦英的同龄堂妹，叫廖倩英。她也嫁穗桑欧家，儿子诚龙是景球老朋加兄弟。景球担心她不同意担当媒人的角色，因她是一个反对行旧礼的人。

翠云坐起身，挨近了他，右手搭在他的右肩上。景球搂着她，腮紧贴着腮，快要分别了，有很多话要说，但他们没有说，紧紧挨着，两颗心紧贴着，享受着爱的滋味、爱的温馨。他们转身，脸对脸，彼此凝视着。他的嘴唇向着她的嘴唇移过去。她迅即用手挡着，带有几分玩耍，几分正经地说：“你答复我问题，我便依了你！”

“你说吧！”

“你准备给多少礼金娶我！”

“一千吧！”他不加思索地说。又要吻她，还是被挡着。

明媒正娶，就是礼金、礼饼。多少没有定的，可以是一万八千，也可以两三百循循旧例。翠云有意戏弄他，试探他的真诚，便故意说：“一千太少了！养半年的猪也值百多元，爹妈养了我十八年，难道只值一千元？是我不如猪咯！”

他醒悟了，对她说：“你是人，是女人，女人和男人结婚，是爱情的结果，爱情是无价之宝，你在我心目中是无价之宝！如果你爹妈要超额礼金，我就跟他们评理！”

她满意地笑了，笑得那么甜，那么美！她含情脉脉地凝视着他，像是等待他的恩赐。他们的视线碰在一起，他把嘴移过去，四扇唇片紧紧地贴在一起。

良久，她昂头忽问道：“假如以后有美丽的姑娘追求你，怎么办？”

他愕然，问得太突然了。片刻才说道：“我发誓，在这人海中，只爱你一个！”

“那你怎么摆脱求爱者对你的纠缠呢？”

他茫然若失，不知所答。

翠云不是不相信他，而是提醒他。翠云看了景球一眼，娇滴滴地说：“你就对她说，我在乡中有未婚妻，不就行了吗？”

景球深情地点了点头。

他们沉浸在幸福的爱河中，月亮悄悄地爬上了中天，夜深了，除了风吹蕉叶沙沙响，夜是静悄悄的。他们离开蕉林，沿小径往回走。

皓月当空，如同白昼。月光洒落在他们的身上。晚风吹拂，墨绿色的塘水欢愉地漾起笑波。

过文定是他们的感情凝聚，是他们恋爱道路上的里程碑，并影响着他们一生的感情生活。

情人分离难分难舍。他真不想离开她，但他一心去参军，心中反而变得无牵无挂。而翠云是一个无愁无忧的人呀，她始终是这么快乐，心情是这么轻松。景球穿上了军装，翠云换了一套大方得体的衣裳。她送他到公社，在均沙照像馆拍了一张全身合照，互相留着。这也是他们离别时的互赠礼物啊！

翠云勉励他，景球安慰她。她目送他上了迎新兵的汽车。汽车启动了，她深情地看着汽车远去。

第二章 “特别监狱”

离顺良县城良城镇八公里的霞湾水道中，有个只有两平方多公里的小岛，叫霞丘岛，霞丘河道弯弯曲曲，成S形。

岛东侧的霞湾水道宽四五百米。西侧水道最窄的河面宽二百余米，上霞丘岛的渡口就设在这里。从对岸的良沙埠头，横渡霞江，从霞丘埠头向北走十步折向东走十步，是一口大鱼塘，塘边种上香蕉和番石榴。与鱼塘相对，是一堆高20来米，方圆不足80米的小丘。丘取名霞，岛亦取名霞丘。过了丘，有一所二层高的建筑物。首层是办公室，二楼是工作人员宿舍。

丘顶有一幢了望台，台虽不高，但在数里之内却是最高的建筑物。在台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数里之内的一切景物。据说建了望台的目的是监视岛内的特种病人，像防止犯人越狱一样。病人未经批准，是严禁离岛的啊！

在了望台上欣赏晚霞奇景，真是一件赏心乐事。喏！向西北眺望，晚霞的余辉洒照在对岸的蔗林里，霞光跳跃，闪闪光辉。再向前望，在蔗林的后边隐隐约约冒出几幢农舍，炊烟袅袅。眺望北方，天际遥远，那里河宽五百余米，晚霞飘飘渺渺，茫茫的一片，天际越挨越近，混混沌沌的晚霞笼罩着江面，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水，真是天水一色！西南方是西江水支流，流入属于北江的霞湾水道。这是北江、西江的汇合点呀！东侧就是那所具有特殊使命的二层建筑，向前是一条宽6米、长80米的水泥大道，大道末端有幢不大的门楼，门楼后边是蔗林，

蔗林后边是口大池塘，塘北和塘西建起了几排平房，再向前是稻田、堤围、江水……

霞丘岛分清洁区、半清洁区和污染区。清洁区是那么宁静，那么清新。青丘绿水，胜似仙境。但这仙境却被人们遗忘了，罕见有外人涉足于此。哎！难怪啊，它不但充满神秘的色彩，也具有恐怖的气氛！清洁区的区域这么小，过了门楼就是半清洁区。半清洁嘛，等于不清洁；即使清洁区是否真清洁，人们心里尚有几个问号。所以清洁区也有恐怖的气氛。

住清洁区的人进入半清洁区，必须在门楼更衣，穿上从头到脚的特制防护衣，戴上九层厚的口罩，脚踏长筒胶靴，有些还戴平光眼镜和胶手套，真是密密实实，全副武装，煞是紧张，越往前走越揪住外来人的心。这里工作半天，夏秋季节，衣裳被汗水湿透、长靴也积满了汗水。为什么要这样？里边住着凶神恶煞，蛮不讲理的原始犯人？是化学毒气的污染区，抑或是鼠疫疫区？嘘，都不是！原来，这里住着的是一批无辜受社会歧视的特殊病人和得过这种病的康复者。

他们处在病体的折磨，社会的误解以致歧视、迫害，家庭不和，甚至妻离子散的黑色包围圈中。哎！愚昧的疾病，不文明的疾病，有冤无路诉的病人，有的嗟嗟地过日子，至老死去，有的想方设法找寻魂归西天的办法，提前到了极乐世界！

说这种病是不文明的病，它明明白白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皮肤病，人们却误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性病、遗传病。在排除性病和遗传的首发病例后又说是妖魔托世、或是得罪鬼神而得的“天刑”。它的传染性很弱，却视它的传染性比天花、鼠疫、霍乱还厉害的烈性传染病。所以对它产生了恐惧，以致歧视。正因如此，这所似是监狱的医院不称某某病医院，而称霞丘医

院。

医治岛上特种病人的是一批受到党和国家特别照顾的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付出的劳动实在应该赞扬！这是一所专治麻风病的医院，但世人却误解它是一间麻风病收容院，其任务是使病人老死在岛上，从肉体上消灭麻风病病人。

其实，霞丘医院的任务是治疗麻风病人，控制麻风病流行，最终消灭麻风病。

197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霞丘医院院长李彦风主持召开全体医务人员会议，传达省麻防工作会议精神。他要求麻防工作者对麻风病的认识要更新。首先从难防、难治、极可怕的观念，更新为可防、可治、不可怕的观念。他继续说：“麻风杆菌的抵抗力很弱，比结核杆菌弱得多，它又不会飞，也不会跳，我们进入病区为什么要全副武装，密密实实呢？这是在50年代初期，我们没掌握麻风杆菌的脾性，却从‘老大哥’的鼠疫顾问团那里搬来那套防护衣，真是自找苦吃！”他动情地说道，“消除社会对麻风病人的恐惧与歧视是麻防工作的重要内容……麻防工作者对麻风病人的态度，影响着整个社会。试问，自己对麻风病人都怕得要命，怎能叫人家不怕！”最后，李院长要求麻防工作者关心病人、体贴病人，鼓励病人与疾病作斗争。末了，他宣布废除那些不合理、不实际、不科学的院内制度。

主治医师陈金燕介绍了“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方法与效果。在谈到治疗效果时，她说：“经联合化疗治疗两个月，有83%的病人失去传染性，治疗三个月后有99.8%的病人失去传染性。经两至三年的治疗已愈出院。再经一年的防复发用药，复发率低于万分之三……”

散会时，渡工洪静德交来一封信。李彦风拆开一看，原来

是江洲市皮肤病防治站转来的诊断书。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麻风病的流行，消灭麻风病，各地建立并健全了麻风防治网。发现病人就转知病人户口所在地的麻防机构收治。在封闭式的社会里，人口流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这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麻防措施。

李院长把诊断书送给陈金燕。他说：“你和凤虹走一趟吧！”

李彦风、陈金燕是一对夫妇。凤虹是他们的女儿。她去年刚从县卫校毕业，分配到霞丘医院，随即送去省医院进修皮肤科，上个月才正式到霞丘工作。

凤虹很不满意地瞟了父亲一眼，抱怨地说：“为什么总是把初访的病例压在妈的身上？”

“你妈不去，叫谁去？”李院长反驳地问。

“妈昨晚刚从漠沼回来。”她瞥了父亲一眼，固执地说道，“叫梁艳娟或者万永财去吧！”

万永财是一位 38 岁的中年医生。他不安心做麻防工作，平时说话不分好歹，尖酸刻薄、阴阳怪气的。他刚从粤西山区的老家娶妻回来，现在还闹调动呢！让他去执行初访的使命，李彦 MQ 担心他会把事情弄坏呀！因此不让他去，正所谓疑人不用！而艳娟是 1972 年从地区卫校毕业，被分配在霞丘医院工作的。她干麻防工作，由于社会对麻风的偏见，28 岁的大姑娘仍未找到对象。她的父母曾多次向李院长请求调动女儿的工作，但由于霞丘医生少而没有答应。身为院长的李彦风，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考虑……

“我就是要你和妈一起去均沙！”老李以严父的姿势，首长的口吻，断然地说。

凤虹无可奈何地接过妈递给她的病历：欧翠云，女，19岁，未婚。住顺良县均沙公社穗桑大队北溪生产队。

症状：臀部和腋窝各有一块红色斑疹，呈弥漫性，浸润性损害，外缘不清，大小约有 $1.5\text{cm} \times 2\text{cm}$ 。

诊断意见：BL。

BL 是英文缩写。这种缩写只有内行人才知道它的含义。这是麻风病中传染性较强的一种类型，按现在规定，必须隔离治疗。

他们一起离开会议室，上楼回到了家。李彦凤洗菜，凤虹烧火煮饭，惟不让金燕插手做家务事，她见帮不了忙，索性走入卧室，翻阅《世界麻风》杂志。一会儿，她觉得头晕脑胀，便闭目养神。可是她的脑细胞还是处于兴奋状态。抗日时期军阀和地方长官诱杀无辜的麻风病人，那是极不人道的。稍后外国一些教会在中国僻静处办起麻风病收容院，使病人得以苟延残喘，那是慈善之举，权宜之计。50年代初期办起麻风专科医院，采用强制的行政措施，实行隔离，因当时麻风很难治愈，其目的在于预防传播，是控制麻风流行的有效措施。

陈金燕心中明白，传染性较强的 BL 型麻风病患者是重要的传染来源，如不及时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是很容易把病传播开来的。尽管她下乡送药刚回院，中暑初愈，为了病人，为了防止麻风传播散开，她决定明天就去均沙。

她拿起江州市皮防站转来的诊断意见书，陷入沉思：欧翠云……她的个性怎么样？哎，不管她的个性怎样，而不正视疾病，怕受歧视，讳疾忌医是麻风病人共有的思想障碍。粗暴的行政措施、强迫隔离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目前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如何使病人自愿到霞丘治疗的问题上，她考虑良